老年人数字社会参与的概念分析

鲍伶倩，钱英，金泓希，单笑，邢宇博，杨珂影，秦逸凡，任名慧

摘要：目的 分析并阐述老年人数字社会参与的概念内涵，为构建数字化护理干预方案提供理论基础。**方法** 系统检索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维普网、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PubMed、Web of Science、Embase、Scopus、ProQuest、Cochrane Library 及 CINAHL 数据库中与老年人数字社会参与相关的文献，检索时限为建库至 2026 年 2 月。采用 Rodgers 演化概念分析法进行分析。**结果** 共纳入文献 50 篇。老年人数字社会参与概念包括 3 个核心属性，即以数字工具为载体、以参与社会活动为核心、以提升老年人多维健康为导向；区分了 5 个相似概念，包括数字社交互动、线上/在线社会参与、互联网社会参与、网络亲社会参与、数字参与；前置因素包括人口社会学、健康相关及数字基础设施相关因素；后置影响包括生理、心理、社会和生活质量与生活满意度层面。**结论** 通过概念分析厘清了老年人数字社会参与的概念属性及前因后果，有助于护理人员深入理解其内涵。建议将数字社会参与纳入老年综合评估体系，构建并实施老年人数字社会参与的干预方案，以提升老年人健康水平。

关键词：老年人；　数字技术；　数字社会参与；　数字融入；　社会活动；　积极老龄化；　概念分析

中图分类号：R47；G812.48　**DOI：**10.3870/j.issn.1001-4152.2026.20.029

Concept analysis of digital social participation in older adults

Bao Lingqian, Qian Ying, Jin Hongxi, Shan Xiao, Xing Yubo, Yang Keying, Qin Yifan, Ren Minghui.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and Nursing,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112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and clarify the conceptual attributes of digital social participation among older adults, thereby providing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nursing intervention. **Methods**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search was conducted across the CNKI, Wanfang Data, VIP, SinoMed, PubMed, Web of Science, Embase, Scopus, ProQuest, Cochrane Library, and CINAHL. The search covered literature related to digital social participation among older adults from the inception of each database to February 2026. Rodgers' evolutionary method was applied for the concept analysis. **Results** A total of 50 articles were included. The concept of digital social participation among older adults comprised three core attributes: the use of digital tools as the medium,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activities as the core, and the promotion of multidimensional health among older adults as the goal. Five related concepts were identified: digital social interaction, online social participation, internet-based social participation, online pro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digital participation. Antecedents consisted of sociodemographic factors, health-related conditions, and digital infrastructure factors. Consequences encompassed impacts on physical health, psychological health, social well-being, quality of life, and life satisfaction. **Conclusion** The conceptual analysis clarifies the attributes,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digital social participation among older adults, which can enhance nurses'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 Incorporating digital social participation into comprehensive geriatric assessments and developing targeted interventions are recommended to promote participation and improve the overall health of older adults.

Keywords: older adults; digital technology; digital social participation; digital inclusion; social activity; active aging; concept analysis

社会参与作为衡量老年人社会健康的关键指标，不仅能延缓老年人的躯体衰弱进程，还可通过提升社会支持而改善抑郁问题，提高生活质量[1]。随着互联网、智能手机等的普及，移动医疗、数字化养老等逐步应用，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形式不再局限于线下形式，其社会参与已由物理空间延伸至虚拟空间，数字社会参与（Digital Social Participation，DSP）应运而生。在护理实践领域，数字社会参与不仅是老年人获取健康资源、实施远程自我管理的重要途径，更是护理人员精准识别社会退缩、实现积极老龄化干预的关键靶点[2]。深入分析老年人数字社会参与的定义，有助于为老年人开辟新的社会参与途径，推动老年人数字融入进程，为老年人平等享受数字红利提供更多可能性。但目前老年人数字社会参与概念尚未形成共识，内涵尚不明确，且缺乏对数字参与行为与个体健康结局间关联机制的深度阐释。因此，本研究采用 Rodgers 演化概念分析法[3]深入探究老年人数字社会参与的概念属性及前因后果，为后续编制老年人数字社会参与评估工具及构建干预方案提供理论基础。

1　资料与方法

1.1　文献检索　系统检索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维普网、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PubMed、Web of Science、Embase、Scopus、ProQuest、Cochrane Library 及 CINAHL 数据库中与老年人数字社会参与的相关文献。中文检索词：老人，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公共卫生与护理学院（浙江 杭州，311121）

通信作者：钱英，qianying06@163.com

鲍伶倩：女，硕士，护师，2160511087@qq.com

收稿：2026-04-15；修回：2026-06-25

老年人，高龄，老龄，银发族；数字，互联网，智能手机，媒体，应用程序，在线平台，智能，设备；参与，社会参与。英文检索词：aged，aging，older，old people，elder*，older adults，senior*，geriatric*；digital，internet，smartphone，media，app，online，technology，smart，device；participation，engagement，social participation。检索时间为建库至2026年2月。

1.2　文献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研究对象为老年人（年龄≥60岁）；以数字社会参与为主要研究内容，涉及数字社会参与的定义、影响因素、评估工具等。排除标准：重复发表、非中英文、会议论文以及无法获取全文的文章。

1.3　文献筛选与分析　由2名研究者独立完成，若有争议则由第3名研究者协商决定。经过初步筛选、EndNote20.0软件去重以及阅读标题和摘要后筛选出74篇文献，阅读全文后最终纳入50篇文献。纳入文献涉及护理学、管理学、医疗信息学和社会学等多个学科领域，且符合Rodgers演化概念分析法对文献数量的要求[3]。采用Rodgers演化概念分析法阐明老年人数字社会参与这一概念的演化特征与内涵。具体步骤包括：选择感兴趣的概念（老年人数字社会参与）；选择恰当的领域收集数据；通过阅读相关文献来识别老年人数字社会参与相关概念及概念属性；界定老年人数字社会参与的前置因素、后置影响，并区分相似概念；确定老年人数字社会参与进一步发展的假设和含义。在此过程中，研究团队通过反复讨论、提炼和修正文献信息，直至概念特征清晰。

2　结果

2.1　老年人数字社会参与概念的演变过程　数字社会参与是随着积极老龄化框架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而衍生的概念。2021年《老年学和人口老龄化百科全书》[4]首次提及老年人数字社会参与这一名词，但并未深入阐述其含义。2022年，瑞典学者Ghazi等[5]指出老年人数字社会参与是指老年人通过使用现代信息与通信技术（如互联网等），积极参与数字社会。随后，国内学者从不同维度丰富了其理论内涵。罗强强等[6]认为，老年人数字社会参与是老年人借助数字技术突破时空限制，广泛参与到数字生活领域，以增进个人情感、获得社会资源和促进政治参与。朱荟等[7]指出，数字社会参与是老年人在保持传统社会参与属性和内涵的同时，全面融入数字时代的一种新形式，其内容可细分为人际交往、社会经济活动、休闲娱乐和自我提升4个方面。纵观上述研究，数字社会参与的核心共性在于强调老年人在数字场景中的主动性、交互性，以及通过数字资源共享实现社会功能的重塑。

2.2　老年人数字社会参与的概念属性

概念属性是指构成概念的特征、元素或组成部分，它有助于区分相似的概念，并加深对概念的理解。老年人数字社会参与的概念属性包括以下特征。

2.2.1　以数字工具为载体　数字化转型促使互联网、智能手机及各类健康监测终端成为老年人融入社会的新媒介。数字工具为老年人提供了新的社交互动途径，帮助他们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局限，能够更广泛地接触和利用社会资源。有研究发现，智能手机的普及对老年人参与经济、政治、社会交往、文化和健康等方面的活动产生了积极影响[8]。基于微信的教育干预已被证明能有效提高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度，并为他们提供有效的预防性医疗保健解决方案[9]。在老年护理实践中，数字工具已不仅是通讯手段，更是护理干预从医院、养老机构向家庭延伸的“数字化桥梁”。

2.2.2　以参与社会活动为核心　数字社会参与的实质是老年人在数字场景中参与多样化的社会活动，涵盖政务、经济活动、社交互动、文体娱乐和健康等领域。在政务方面，老年人可在线办理养老保险、查询公共服务信息等[10]；在经济活动方面，老年人通过手机支付、网购、线上炒股等方式参与现代经济生活；在社交互动方面，老年人通过社交媒体与亲友、子女保持联系，增强情感交流；在文体娱乐方面则通过观看短视频等丰富娱乐生活[8]；在健康方面，老年人能够利用线上医疗咨询和健康监测等服务[11]。通过这些以数字工具为基础的多样化的活动参与，老年人不仅享有与年轻人平等的数字权益，更好地融入数字社会，还可以满足个人需求并发挥社会功能。

2.2.3　以提升老年人多维健康为导向　数字社会参与具有明确的健康效益指向性，通过数字社会参与有助于改善老年人生理、心理健康水平及社会功能。基于数字设备的社交娱乐活动可有效改善老年人的日常生活活动，促进健康行为的改善[12-13]。互联网社交平台的使用则能拓展社交圈，缓解其孤独感和社会隔离感，从而促进心理健康[14]。智能手机可使老年人便捷地参与社区活动、线上购物和志愿服务等，显著提高了他们的归属感、社会融合和社会适应能力[15]。数字技术的普及拓宽了老年人社会参与的途径，通过增强人际互动和提高社会适应，可从生理、心理及社会等多维度提升老年人的健康水平。

2.3　老年人数字社会参与和相关概念的差异性分析

2.3.1　数字社交互动　数字社交互动是指通过社交软件与家人和朋友进行在线交流[16]。其与数字社会参与的共同点在于均依赖数字工具实现社会连接，区别在于前者仅聚焦于单一的社交互动维度。而数字社会参与则展现了更广泛的功能性，涵盖了政务、健康管理等领域。

2.3.2　线上/在线社会参与　线上/在线社会参与指的是老年人利用互联网和信息技术，通过非面对面方

式进行社交互动与资源共享[17]。其与数字社会参与都聚焦于社会参与行为，但前者强调虚拟场域参与，而数字社会参与则体现了线上与线下的有机融合。

2.3.3 互联网社会参与 目前互联网社会参与尚无明确的概念。原新等[18]提出，互联网社会参与并非独立的个体行为，而是涵盖多种社会参与形式的综合行为，强调互联网作为关键渠道可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数字社会参与则不仅是互联网平台，还包括物联网、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平台。因此，互联网社会参与可视为数字社会参与的子集，前者侧重于互联网平台，后者则涵盖更广泛的数字平台。

2.3.4 网络亲社会参与 网络亲社会参是指个体或集体利用数字工具参与促进社会公共利益的活动[19]。二者虽均利用数字技术突破时空限制增加社会互动，但两者在参与动机及社会影响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数字社会参与旨在维持社交联系以提升生活质量，而网络亲社会参与着眼于推动社会正义和环保等宏观目标。在结局评价中，数字社会参与更偏向于功能维持，而亲社会参与则偏向于心理层面的意义感。

2.3.5 数字参与 数字参与即数字赋能，是近年来在数字包容概念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新兴概念，指通过云计算、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对特定的人群进行赋能，使他们获得相应的生活技能和生存能力[20]。其核心在于使被赋能者获得能力，这与数字社会参与侧重于社会活动过程与生活质量提升有着本质区别。两者的相似之处在于都通过数字技术手段促进生活状态的改善。

2.4 老年人数字社会参与的前置因素

前置因素是指一个概念形成之前的先决条件或影响因素。经文献分析，老年人数字社会参与的前置因素包括人口社会学因素、健康相关影响因素和数字基础设施相关因素。

2.4.1 人口社会学因素 有研究表明，低龄、男性、城市居民、子女较少、高学历、高家庭收入且享有较好养老保障的个体，通常在数字社会中表现出更高的参与频率[21-22]。此外，性别在社交活动偏好上存在差异，女性在观看视频、在线聊天和使用朋友圈等维度的参与度更高[23]。说明老年人数字社会参与水平与年龄、性别、居住地、子女数量、文化程度、家庭收入和养老保障等人口社会学因素密切相关。在护理实践中，护理人员应重点关注高龄、低文化程度及农村老年人等潜在的数字弱势群体，在制订护理计划时，可根据性别偏好提供差异化的数字化康复建议。

2.4.2 健康相关因素 老年人的生理机能、心理状态及认知水平是决定其数字社会参与质量的核心要素。研究表明，身体健康的老年人使用互联网的可能性越大[21]。视力、听力障碍和手指灵活性下降等生理功能衰退因素常构成数字工具的使用障碍；而认知能力（尤其是记忆力）下降则直接限制了复杂数字化操作的完成度，导致数字社会参与度降低[23]。心理健康状况良好且社会参与频率高的老年人通常能更好地进行数字社会参与[21]。而缺乏自我效能感的老年人即使具备基础数字知识，仍可能因担心出错或技术焦虑而产生排斥心理[22]，进而影响其数字社会参与度。护理人员应筛查识别老年人由于生理或认知受限导致的被迫数字脱离风险，并协助配置助听、助视等辅助工具以实现机能补偿；其次，应重点关注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需求，通过心理疏导与认知干预提升其自我效能感，从而降低技术焦虑，有效引导其将数字工具作为自我健康管理与心理调适的辅助手段。

2.4.3 数字基础设施相关因素 数字基础设施的可及性、隐私问题及设备安全性是影响老年人数字社会参与意愿的外部环境保障。研究表明，有网络覆盖的老年人使用互联网的可能性显著高于无网络覆盖者[24]。然而，受限于隐私认知较为薄弱，复杂的隐私保护设置常使老年人感到困惑，进而削弱其数字社会参与意愿[25]。此外，诸如手机充电时爆炸等极端设备安全问题易加剧老年人的恐惧感与防御心理，影响其数字社会参与的积极性[25]。在智慧居家护理场景下，护理人员应将数字基础设施纳入居家安全风险评估与健康管理范畴，联合家属通过代际支持，协助老年人识别网络信息、优化隐私设置并科普设备安全知识，从而构建一个安全、强支持的数字环境，消除其后顾之忧。

2.5 老年人数字社会参与的后置影响

后置影响是指概念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影响或导致的结果。数字社会参与对老年人的生理、心理、社会及生活质量与生活满意度层面均可产生影响。

2.5.1 生理层面 生理层面的影响主要包括健康行为、睡眠健康等方面。老年人通过社交平台共享养生咨询，能够促使个体主动采纳有益的健康信息并转化为健康行为[26]；同时，利用掌上医疗 App 实现的预约挂号、远程诊疗及在线购药等功能，使数字技术嵌入慢性病自我管理流程[17]。此外，数字社会参与对老年人的睡眠健康也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27]，较高的数字社会参与水平能有效提升老年人的睡眠满意度、睡眠效率及睡眠时间。因此，数字社会参与对老年人生理健康具有多维度的积极作用。护理人员可通过引导老年人利用数字工具进行个性化健康监测与远程康复训练，提供延续性护理，从而提升老年人生理健康水平。

2.5.2 心理层面 心理层面涉及认知、孤独感、焦虑、抑郁、主观幸福感及老化态度等。研究发现，积极的数字社会参与能有效提升老年人的认知功能[7]。

有文献报道，数字技术可缓解城乡老年人的孤独感[28]；另有研究认为线上社交可能因挤占线下现实接触而加深孤独感[14]。这些研究结果相矛盾可能与数字技术在个体社交结构中扮演的角色差异有关。当数字技术作为现实社交的补充，用于强化社会连接时，能提供情感缓冲从而缓解孤独感；反之，若将其作为现实互动的替代品，导致面对面情感回馈缺失，则会诱发更严重的孤独感。社交媒体的使用与老年人较低的焦虑水平相关[29]，微信等便捷交流渠道的建立则通过促进亲友互动，有效降低了老年人的抑郁水平[30]。此外，高频率的媒体参与不仅与主观幸福感的提升密切相关[31]，更有助于拓展社会网络，促进老年人形成积极的老化态度[32]。护理人员应早期识别替代式社交引发的心理风险，指导其建立以维护现实人际关系为导向的高质量数字互动模式，从而有效巩固其心理韧性。

2.5.3　社会层面　社会层面的影响包括社会资本、社区凝聚力和代际互动。研究显示，频繁参与在线社交活动的老年人能够积累更多的社会资本[33]。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网络环境中，也延伸至线下生活，且对社区凝聚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34]。此外，相关研究发现，互联网接入可促进家庭代际互动，老年人通过访问互联网与晚辈接触的可能性增加了2.6%[13]。在护理评估中应引入对老年人数字化社交质量的考察，重点评估家庭代际互动的频率与深度，识别存在社交疏离风险的空巢个体；指导老年人利用社交工具参与同伴互助或社区虚拟小组，能够有效将线上建立的社会联结转化为现实中的情感依赖与社区归属感，从而强化居家护理场景下的社会支持韧性。

2.5.4　生活质量与生活满意度　生活质量与生活满意度是评估老年人数字社会参与的指标之一。研究指出，短视频等数字社交平台通过维系代际间的情感关系、增进老年人的社会参与，能有效抑制其社会网络的衰退，从而起到改善老年人生活质量的作用[12]。然而，也有研究发现互联网参与导致生活满意度下降[35]，可能与老年人在融入数字生活过程中感受到的技术压力有关。护理人员可通过科普实用数字技能，协助老年人克服技术操作障碍，协助他们利用数字平台加强与子女及亲友的情感互动，预防因社会网络萎缩导致的机能退化风险，有助于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与生活满意度。

2.6　老年人数字社会参与的概念内涵与框架　综上所述，老年人数字社会参与是指老年人通过数字工具积极参与数字政务、经济活动、社交互动、文体娱乐以及数字健康等领域，旨在提升其多维健康。数字社会参与不仅有助于老年人缩小“数字鸿沟”，还推动他们在数字化社会的功能性参与、社会融合和包容性发展。其概念框架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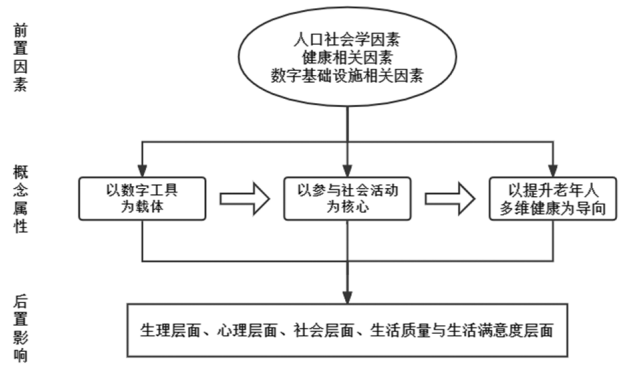

图1　老年人数字社会参与概念框架

2.7　老年人数字社会参与相关评估工具

2.7.1　老年人互联网社会参与工具（An Instrument to Measure Older Adults′ Social Participation on the Internet）　由Anderberg等[36]于2021年编制，覆盖社会关系和社会联结2个维度共6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计分，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依次赋1～5分。总分6～30分，得分越高表示老年人数字社会参与度越高。该工具的优点在于条目设计简洁，操作便捷，且信度良好（Cronbach′s α系数为0.91）。局限性在于主要依赖老年人的主观体验，缺少客观评估指标，并且尚未在其他国家的老年群体中进行验证。

2.7.2　老年人社交网络量表（Social Network Sites Older Adults Measure，SNS-OA）　由Newman等[37]于2021年开发，用来评估老年人以社交为目的的线上社会参与频率。量表有5个维度共19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计分，从“从来不”到“一直如此”依次赋1～5分。总分19～95分，得分越高表示老年人线上社会参与频率越高。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5，信度较好。2022年该量表经过汉化并在中国老年人群体中验证，中文版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1[38]，显示出良好的信度。

3　建议

当前老年人数字社会参与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结合我国老龄化形势与护理学科发展趋势，以下建议可为未来研究提供参考。①深化对特殊老年群体数字需求的精准评估。研究对象应在关注老年人整体的基础上，重点聚焦独居、空巢、失能、认知功能障碍等特殊老年群体。在护理实践中，护理人员应将数字社会参与能力纳入社会健康评估体系，识别老年人在数字社会中的社交孤立风险，为其制订个性化的数字融入支持计划，以精准提升其社会网络韧性。②开发基于本土化与健康结局为导向的数字社会参与评估工具。未来的研究需结合我国老年人的数字工具使用现状及老年人功能状态、心理健康及社会支持的特

点，开发信效度良好的本土化量表，为建立老年人数字社会参与常模提供基础。③探索数字社会参与提升老年人健康结局的内在机制与护理干预路径。现有研究对数字社会参与影响健康的潜在路径仍不明确，未来需厘清其在慢性病管理、认知功能及心理调节中的作用路径，为开发针对性的护理干预措施提供思路。

4 小结

本研究通过对老年人数字社会参与进行系统性的概念分析，明确了其概念属性及前因后果，形成了以数字工具为载体、参与社会活动为核心、多维健康为导向的逻辑演化链条，为护理人员构建老年人数字社会参与的护理干预框架提供了理论支持。当前关于老年人数字社会参与的研究还不够全面、深入，随着数字社会的不断发展，老年人数字社会参与的内涵和外延将不断扩展，亟需更多跨学科的研究深入探讨，以促进其在老年护理领域的应用与发展。目前国内外针对老年人数字社会参与的评估工具相对缺乏，多数评估基于自我报告问卷，主要采用数字技术使用频率作为评估指标。鉴于此，建议开发或引入相关评估工具，或利用数字设备自动化收集数据进行量化评估，以克服自我报告问卷的主观偏差，提升评估的客观性与效率。通过多中心实证研究，开展数字社会参与社区居家护理干预，从而实现数字红利对老年人生命质量的实质性增益。

参考文献：

[1] Hanlon P, Wightman H, Politis M, et 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railty and social vulnerability: a systematic review[J]. Lancet Healthy Longev, 2024, 5(3): e214-e226.

[2] Iqbal S, Fischl C, Asai R. Older persons' social participation, health and well-being through digital engagement[J]. Act Adapt Aging, 2025, 49(4): 534-563.

[3] 李晴歌，胡嘉乐，郑窑文，等. 概念分析方法及在护理研究中的应用[J]. 护理学杂志，2018，33(4)：100-102.

[4] Gu D, Dupre M E. Encyclopedia of gerontology and population aging[M]. Cham: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21: 165-184.

[5] Ghazi S N, Anderberg P, Berglund J S, et al. Psychological health and digital social participation of the older adult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in Blekinge, Sweden: an exploratory study[J]. Int J Environ Res Public Health, 2022, 19(6): 3711.

[6] 罗强强，郑莉娟，郭文山，等. “银发族”的数字化生存：数字素养对老年人数字获得感的影响机制[J]. 图书馆论坛，2023，43(5)：130-139.

[7] 朱荟，王舒艳，李昉. 数字老龄化对中国老年人认知能力的影响研究[J]. 人口与社会，2023，39(3)：13-26.

[8] 张宇迪，容小川. 数字化和老龄化的碰撞：社会参与视角下智能手机的普及对老年人的影响[J]. 社会福利，2023(6)：11-22.

[9] Liang J, Liu J E, Mak Y W, et al. Preliminary effects of a WeChat-based educational intervention on social participation among older adults in a community[J]. Int J Older People Nurs, 2023, 18(6): e12573.

[10] 董嘉杨，陈春. 互联网使用对城市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影响研究[J]. 调研世界，2023(5)：66-75.

[11] 王英，宋洁，封怀槿. 老年数字健康服务的发展、应用与挑战[J]. 科学·经济·社会，2024，42(3)：53-68.

[12] 张驰，向晶. 短视频对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影响：基于社会网络视角[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45(1)：186-196.

[13] Ding X, Yuan L, Zhou Y. Internet access and older adults' health: evidence from China[J]. China Econ Rev, 2023, 82: 102047.

[14] Lu X, Jiang J, Head M, et al. Synergistic impacts of online and offline social participation on older adults' subjective well-being: evidence from the Canadian longitudinal study on aging[J]. Eur J Inf Syst, 2024, 33(5): 699-716.

[15] An J, Xia C, Xu J, et al. Dancing with care: promoting social integration and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ty activities for older adults[J]. Front Public Health, 2024, 12: 1405561.

[16] Cui K, Zou W, Ji X, et al. Does digital technology make people healthier: the impact of digital use on the lifestyle of Chinese older adults[J]. BMC Geriatr, 2024, 24(1): 85.

[17] Zhou J. Let us meet online! Examining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older Chinese's social networking site use[J]. J Cross Cult Gerontol, 2019, 34(1): 35-49.

[18] 原新，张圣健. 互联网社会参与对老年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和机制研究[J]. 开放时代，2024(3)：167-181.

[19] 黄丽娜. 研究网络亲社会参与：概念、维度与测量——基于突发公共事件中社交媒体用户数据的实证[J]. 国际新闻界，2022，44(8)：49-69.

[20] 周晓丽. 数字赋能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机理及其路径研究[J]. 东岳论丛，2024，45(12)：136-143.

[21] 胡扬名，林慧. 积极老龄化视角下老年人互联网使用的影响因素研究[J]. 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22，39(12)：956-960.

[22] 郭晓菡，黄霞，贾培培，等. 社区老年人数字健康技术焦虑的潜在剖面分析[J]. 护理学杂志，2024，39(5)：102-106.

[23] 王天赐，曹东云，张睿. 我国老年人互联网使用水平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 CHARLS 2020 年调查数据[J]. 江西开放大学学报，2024，26(3)：57-66.

[24] 汪斌. 多维解释视角下中国老年人互联网使用的影响因素研究[J]. 人口与发展，2020，26(3)：98-106.

[25] Hong Y, Fu J, Kong D, et al. Benefits and barriers: a qualitative study on online social participation among widowed older adults in Southwest China[J]. BMC Geriatr, 2021, 21(1): 450.

(下转第 45 页)

[9] 裴志怡,张晓欣,林佳艺,等.基于患者决策辅助工具国际标准的心血管领域患者决策辅助工具质量及应用效果的系统评价[J].中国全科医学,2026,29(7):945-952.
[10] 李学靖,赵俊强,张小艳,等.渥太华决策支持框架内涵及其临床应用的范围综述[J].中华护理杂志,2022,57(6):756-762.
[11] 万君丽,张凤,郭文梅,等.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患者营养干预决策辅助方案的构建及应用[J].中华护理杂志,2022,57(23):2870-2876.
[12] 杨旭希,郑吉洋,陈秀梅,等.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容量管理护理专家共识[J].中华介入放射学电子杂志,2023,11(3):201-207.
[13] 陈华,孙兴兰,肖丹,等.心力衰竭患者易损期容量管理的最佳证据总结[J].护理学报,2022,29(21):38-42.
[14] 徐鑫,李淑颖,吴冬,等.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口渴管理的最佳证据总结[J].护士进修杂志,2025,40(20):2201-2208.
[15] 潘婷,丁雯,陆静钰,等.慢性心力衰竭病人药物管理的最佳证据总结[J].循证护理,2024,10(20):3619-3626.
[16] 王蒙,张玲玲,王春华,等.慢性心力衰竭患者自我管理的最佳证据总结[J].中华护理教育,2022,19(6):555-561.
[17] 罗桢蓝,胡三莲,朱凌燕,等.慢性心力衰竭患者自我容量管理的最佳证据总结[J].中华护理杂志,2022,57(7):880-886.
[18] O'Connor A M, Tugwell P, Wells G A, et al. A decision aid for women considering hormone therapy after menopause: decision support framework and evaluation[J]. Patient Educ Couns, 1998, 33(3): 267-279.
[19] 李玉.早期原发性肝癌患者治疗决策辅助方案的构建与应用研究[D].上海:第二军医大学,2018.
[20] Wang X H, Qiu J B, Pang J, et al. Establishment of a Weight Management Scale for Patients with Congestive Heart Failure[J]. Acta Cardiol Sin, 2014, 30(1): 74-81.
[21] Costanzo M R, Ronco C, Abraham W T, et al. Extracorporeal ultrafiltration for fluid overload in heart failure: current status and prospects for further research[J]. J Am Coll Cardiol, 2017, 69(19): 2428-2445.
[22] Rector T S, Kubo S H, Cohn J N. Validity of the Minnesota Living with Heart Failure Questionnaire as a measure of therapeutic response to enalapril or placebo[J]. Am J Cardiol, 1993, 71(12): 1106-1107.
[23] 朱燕波,折笠秀樹,郑洁,等.心功能不全 QOL 量表中文译本信度效度的初步评价[J].中国行为医学科学,2004,13(3):98-100.
[24] 吴燕华,张贤,林颖,等.心力衰竭患者医护联合门诊自我管理指导模式的构建与应用[J].护理学杂志,2021,36(22):22-25.
[25] 於茗,唐荣,纪晶,等.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容量管理旅程地图的研究[J].护理学杂志,2025,40(7):20-24.

(本文编辑 李春华)

(上接第 33 页)

[26] 王蔚.微信老年用户的健康信息采纳行为研究[J].国际新闻界,2020,42(3):91-107.
[27] Ghazi S N, Behrens A, Berglund J S, et al. Examining sleep health and its associations with technology use among older adults in Sweden: insights from a population-based study[J]. BMC Public Health, 2025, 25(1): 2896.
[28] Byrne K A, Anaraky R G, Dye C, et al. Examining rural and racial disparitie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neliness and social technology use among older adults[J]. Front Public Health, 2021, 9: 723925.
[29] Hofer M, Hargittai E. Online social engagement, depression, and anxiety among older adults[J]. New Media Soc, 2024, 26(1): 113-130.
[30] 赵忻怡,韩啸,梁兴堃.老年群体微信使用对心理健康的影响:社会参与的中介作用[J].情报科学,2022,40(10):82-89.
[31] Yang M, Chen L, Guo W.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mong older adults in China: the mediation effect of media use[J]. Curr Psychol, 2024, 43(22): 20041-20055.
[32] 向运华,金巧森,王晓慧.智能手机使用会影响老年人的老化态度吗?——来自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的证据[J].东南学术,2023(1):150-161.
[33] Nguyen M H, Hunsaker A, Hargittai E. Older adults' online social engagement and social capital: the moderating role of Internet skills[J]. Inf Commun Soc, 2022, 25(7): 942-958.
[34] Li H, Li H, Zhou X, et al. The impact of online social interaction on urban community cohesion and group differences: evidence from China[J]. BMC Public Health, 2025, 25(1): 1484.
[35] Zhang H, Wang H, Yan H, et al. Impact of Internet use on mental health among elderly individuals: a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study based on 2016-2018 CFPS data[J]. Int J Environ Res Public Health, 2021, 19(1): 101.
[36] Anderberg P, Abrahamsson L, Berglund J S. An instrument for measuring social participation to examine older adults' use of the Internet as a social platform: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study[J]. JMIR Aging, 2021, 4(2): e23591.
[37] Newman L, Stoner C, Corbett A, et al. Development of the' SNS older adults measure'(SNS-OA) to examine social network site use in older adults[J]. Aging Ment Health, 2021, 25(1): 68-77.
[38] 丁轶飞,陈兰双,张镇.老年人社交网络量表在中国的信效度检验[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22,30(4):909-914.

(本文编辑 李春华)